小书房

世界经典文库

金　波◎主编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GANGTIE SHI ZENYANG LIAN CHENG DE

【苏联】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◎著



成长卷

适合五、六年级学生阅读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序

上学的时候，我常常一个人躲在寝室里读书。古今中外的书拿起来就读。今天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想必也是得益于当年的勤读。

有些书总是让人相见恨晚，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。而让人产生这种奇妙感情的书籍，无一不是经典之作。它们跨越了时间的长河，历久弥香，闪烁着永恒的光辉。阅读经典的作品，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文学享受，也是提升自我的一种途径。因为，经典名著呼唤的总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，弘扬的总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。

“小书房·世界经典文库”收录的，正是一本本享誉世界的经典名著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。作者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面对记者采访时曾说：“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。只有这样，它才能坚硬，什么都不惧怕。”这本书生动地告诉人们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毅力，毅力又是以一种何等惊人的力量战胜挫折与困难。

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则能让人更快地找到酣畅淋

漓的感觉。这部以小调皮蛋汤姆·索亚为主人公的冒险小说，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之一。汤姆聪明可爱，天生勇敢，极具冒险精神。他虽然十分淘气，但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而且还能勇敢地站出来，毫不留情地揭露伪善和邪恶。这么一个性格鲜明的捣蛋鬼，注定成为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“人物”。

而《老人与海》则以“人可以被毁灭，却不可以被打败”的硬汉精神，征服了无数的读者心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。

在平时的生活中，有很多家长让我给孩子推荐一些名著，以供孩子课外阅读。这让我很为难。名著经受了岁月的淘洗，它们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不少名著最初并不是写给小孩看的，语言比较难，涉及的内容也比较杂，故事也不一定都是小孩子感兴趣的。“小书房·世界经典文库”选取经典名篇，邀请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参与改写，在遣词造句、故事选取等方面都独具匠心。无论是《老人与海》的简洁有力，《鲁滨孙漂流记》的生动传神，还是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的幽默风趣，《福尔摩斯探案选》缜密的思维交锋……都能让孩子获益良多。

亲爱的小读者们，如果你们在阅读这套丛书的时候，努力去发现、去体悟，一定会受益匪浅的！

2009年3月于郑州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GANGTIE SHI ZENYANG LIAN CHENG DE



目 录

第一章…… 1

第二章…… 8

第三章…… 17

第四章…… 27

第五章…… 33

第六章…… 41

第七章…… 52

第八章…… 63

第九章…… 73

第十章…… 83

目录

第十一章…… 93
第十二章…… 111
第十三章…… 125
第十四章…… 139
第十五章…… 147
第十六章…… 156
第十七章…… 166
第十八章…… 176

第一章

“节前到我家补考的人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

一个身穿黑袍、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、面部皮肤松弛的胖神甫，恶狠狠地瞪着班上的学生说道。

六个学生——四男两女，听话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畏惧地看着神甫。

神甫让两个女孩坐下，目光死死地瞪着那四个男孩。

“你们这些坏家伙，谁会抽烟？”

四个男孩都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都不会？那我家面团里的烟末是怎么回事？”神甫顿了顿，见大家都不说话，就更生气了，“都不承认，是吧？好，把你们的口袋翻过来，快点！听见没有？快翻过来！”

三个男孩把口袋全都翻了过来，只有第四个男孩一动不动地站着。这个男孩长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，穿着

灰衬衣、蓝裤子，膝盖上还打着补丁。

“你怎么像个木头似的站着不动？”神甫的眼睛瞪得更圆了，他喘着粗气，面部下垂的肌肉轻轻抖动着。

男孩压抑着内心的仇恨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没有口袋。”

“啊——没有口袋！你以为不说我就不知道是你干的吗？上次你闯祸，是你母亲求我，我才没把你赶出学校，这次你给我滚！”神甫使劲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里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教室的门。

这个可怜的男孩叫保尔·柯察金，他的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，每天从早忙到晚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还为保尔操碎了心。保尔的哥哥是火车司机，工资也不高。

这个大发脾气的神甫叫瓦西里，这次终于找到了轰走保尔的好理由，他其实早就看保尔不顺眼了。那还是在一次圣经课上，保尔举手要求发言，得到允许后，他站起来问：“神甫，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，而《圣经》里却说是五千年？”

“混账东西，你胡说什么？”保尔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，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，按住他的头往墙上撞去。不一会儿，吓得魂不附体的保尔就被神甫扔到了走廊上，他头晕目眩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若不是母亲苦苦哀求，保尔当时就被赶出学校了。从此，保尔恨透了神甫，但他把仇恨深深地埋在了心底。

后来，神甫经常欺负保尔，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

小事就把他赶出教室。可怜的保尔总被罚站，因此落下了不少功课，所以复活节前只好与其他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一起到神甫家补考。在神甫家的厨房里，保尔受好友谢廖沙·勃鲁扎克的怂恿，将烟末撒进了神甫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。

尽管没人看见，但神甫还是猜到是保尔干的。

就这样，保尔被开除了。下课后，孩子们成群地涌出教室，将保尔团团围住，一起安慰他。保尔哭丧着脸，一声也不吭，心里盘算着回家如何向母亲交待。

被开除的第二天，母亲把保尔送到车站的饭馆里干活。那一年，他才12岁。他在后厨打杂，每月8个卢布[①]，当班日管饭，上一天一夜的班，在家歇一天一夜。

领班弗罗霞是一个爱笑、活泼的女孩，她向保尔交待了要干的工作：每天一大早就要把大锅里的水烧开，并要让锅里一直有开水；另外，还要劈木柴、擦刀叉、倒脏水。保尔的劳动生活从此开始了。他明白，在这里干活不比家里：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，可在这里如果不听话，就会挨耳光。

干活的第一天，保尔整整忙碌了一个昼夜，疲惫不堪。第二天早晨7点，他把装满开水的茶壶交给了换班的人，这是个长得流里流气的男孩。

① 卢布：俄罗斯的货币单位。

男孩翻着白眼，用蔑视的目光看着保尔，然后用不容反驳的语气喝道："喂，笨蛋，明天早上 6 点来换班。"

"为什么是 6 点？规定的不是 7 点吗？"

"别人是 7 点换班，你得 6 点来。再啰嗦，我马上叫你脑袋上长个大疙瘩！"

保尔被激怒了，但又怕上班第一天就打架会被开除，于是强压着怒火说道："明天我就 7 点来！打架我也会，而且不比你差！"

"好吧，走着瞧吧！"那个男孩低声嘟囔了一句。他没有料到保尔如此强硬，自己一来就碰了个钉子。后来他再也不敢找茬了。

虽然辛苦，但第一天的工作结束得还算顺利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保尔感到这次休息是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，于是心里很踏实，也很轻松。回到家后，他见到了哥哥阿尔焦姆。

刚刚放假回家的阿尔焦姆听保尔讲述了学校里的"光辉事迹"。他没有发火，只是语重心长地对保尔说："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别去想它了。不过以后你可要注意点，别再让母亲操心了。上班要把该干的事情干好，如果你再被赶出来的话，我就要狠狠地收拾你了。等你工作满一年时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到机务段当学徒。你得学点手艺才行。保尔，你要争气，做个有出息的人。"

车站饭馆是 24 小时营业的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保

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。他的工作异常紧张，工钱已经从每月 8 个卢布涨到了 10 个卢布。两年来，他的个子长高了，人也变得更结实了，可性格却还是那么倔强。那个有权有势的厨子头不喜欢保尔，常常扇他耳光，要不是保尔干起活来特别能吃苦，可能早就被解雇了。

两年来，保尔在这里看到了社会的黑暗：一到夜里，堂倌们就聚在一起喝酒、赌博；那些可怜的女工们，则被迫为了几个卢布出卖自己的身体，其中也包括领班弗罗霞。当弗罗霞饱受欺辱、最后被迫离开饭馆后，保尔感到更加愁闷。他这时才意识到与弗罗霞结下的友谊是多么深厚。

阿尔焦姆想把保尔安排到机务段当学徒，但那儿不收 15 岁以下的少年。保尔期待着离开饭馆的日子，他特别向往去机车库里面工作。于是保尔经常去阿尔焦姆那里，和他一起检查车厢，帮他干些零活。

饭馆厨房里的小伙计克里姆卡和保尔成为了好朋友。每天夜里没事的时候，保尔总是和克里姆卡一起消磨时光，向他的好朋友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，“咱们像牛马一样拼命地干活，可又得到什么回报了呢？别人对咱们想骂就骂，想打就打，连个保护咱们的人都没有。这儿简直是一座坟墓！这帮人全是无赖、骗子，可是他们个个都有钱！他们不把咱们当人看待，对姑娘们更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；要是哪个姑娘长得漂亮，却不肯顺

从他们的话，就会立刻被赶出去。咱们这些被雇来的可都是饿着肚子的人呀！为了找个饭碗，什么事都得干，不情愿也没办法！”

保尔说话时愤愤不平，心中充满仇恨。克里姆卡担心被别人听见，马上跑去关上了通往厨房的门，保尔却只管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

但是保尔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就离开了车站饭馆，而离开的原因是他始料不及的。

那是一月里的一天，天气特别寒冷，保尔干完活准备回家，可是换班的人还没有来。于是老板娘不放他走，叫他接着干。累了一天的保尔只好接着干第二个昼夜。到了第二天夜里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。其他人休息时，他还得把几口大锅里的水装满、烧开，为 3 点钟到达的那辆火车作好准备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，准备放水，可是水冻住了，没有流出来。他让水龙头开着，自己则准备躺在柴垛上歇一会儿，可是他实在太困了，一躺下就睡着了。

几分钟以后，水龙头里的水流了出来，直到一位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身子被泡在水里时才发现。饭馆里顿时乱作一团。

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。一个叫普罗霍尔的堂倌冲到了还在沉睡的保尔面前，他一句话都没说，抡起拳头就朝保尔挥去。保尔被打醒了，只觉得眼冒金

星，浑身火辣辣地疼。最后，他被赶出了饭馆，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一步一瘸地回到了家里。

早上起床后，阿尔焦姆看到弟弟被打成这个样子，不由得双眉紧锁，脸色也阴沉下来。他向保尔询问了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。

保尔如实地描述了一遍。

“是谁打的你？”阿尔焦姆声音低沉地问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，你躺着吧，好好休息！”

阿尔焦姆披上皮外套，默默地走了出去。他打听到了车站饭馆的位置，然后去那里把普罗霍尔痛打了一顿。因为这件事，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。

六天以后，阿尔焦姆才从宪兵队回到家中。他虽然已经很累了，但还是很关切地问保尔：“兄弟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”

阿尔焦姆在保尔旁边坐了下来，说：“比这更倒霉的事情也有的是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已经替你联系好了，你以后去配电站干活吧，到那儿去学点本事。”

保尔紧紧地握住哥哥的大手，久久没有松开。

第二章

在 1917 年这个寒冷的一月，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座小城，“沙皇被推翻了！”

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不久，两个穿军大衣、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逮捕了火车站里的宪兵、上校和警备队长。人们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，城里顿时热闹起来。

可充满幸福和喜悦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，城里又恢复了平静，除了市参议会楼顶上飘扬的那面红旗外，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。

冬末，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。每天早晨，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，到车站去抓那些从前线下来的逃兵。但对保尔、克里姆卡和谢廖沙来说，一切都没什么变化，当权者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。直到十一月，城里的情况才有点不同。车站上出现了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士

兵，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——“布尔什维克”。

1918 年春季的一天，保尔和伙伴们正在自己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着玩。突然，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，那人向他们询问了城里的情况，然后立即朝松林的方向奔去。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保尔不解地问克里姆卡。

“我怎么知道呢？”克里姆卡耸耸肩膀，回答说。

“大概又要换政府了，要不律师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？有钱人跑了，那就意味着游击队要来了。”谢廖沙自信地回答了保尔的问题。

谢廖沙说的没错，城里真的来了游击队。他们分散地住在居民的家中，司令部就设在列辛斯基的家里。当天晚上，四个游击队员围坐在大客厅里的桌子旁开会：其中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，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。经过慎重的考虑，他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撤走部队，只留下水兵费奥多尔·朱赫来负责联络工作，并把城里存放的两万支步枪发给当地居民。

第二天早上，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。一路上，他发现很多人都拿着步枪，有的拿一支，有的拿两支，还有的拿了三支。保尔急忙向人打听：“大叔请问，您的枪是哪儿来的啊？”

“在韦尔霍维纳大街领的，那儿正在发枪呢。”

保尔撒开腿，拼命朝那条大街跑去，可是等他赶到

发枪地点时，枪已经发完了。保尔很沮丧，但是后来，他从一个小男孩那里得到了一支枪，因为那个男孩有两支。回到家后，保尔把弄来的枪藏在屋顶下面的梁上，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，走进了屋里。

游击队撤退后的一天晚上，保尔下班回到家，看到阿尔焦姆和他的同事罗曼以及另外一个陌生人坐在桌子旁。

阿尔焦姆向保尔点了点头，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："他就是我的弟弟。"

然后阿尔焦姆又向保尔介绍道："这是朱赫来。"

朱赫来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，和保尔握手。

"是这么回事，保尔。"阿尔焦姆对弟弟说，"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？明天你去打听一下，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人来代替他。如果要雇的话，你回来时就告诉我一声。"

朱赫来插嘴说："不用了，我跟他一起去。我自己跟老板谈吧。"

"当然要雇人啦。"保尔说，"因为电工斯坦科维奇生病，今天机器都停了。老板跑来两趟，说要找个人替换，可是没有找到。"

"这么说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明天我来找你，咱俩一起去。"朱赫来对保尔说。

"好吧。"

保尔看到朱赫来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仔细地观察自己。在他那坚定的目光的凝视下，保尔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保尔也同样观察了一下朱赫来：他穿着灰色的短上衣，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，衣服紧紧地裹在他那结实的宽肩膀上，显得特别精干。他脖子粗壮，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橡树，充满了力量。

游击队撤走后的第四天，德国人进了城。全城像捅开了的马蜂窝一样，立即忙乱起来。

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，城防司令、德国人科尔夫少校发布了两条命令：

第一，本市全体居民，限24小时内，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上缴，违者枪决。

第二，本市宣布戒严，自今晚8点起禁止通行。

从前的市参议会所在地，现在成了德军城防司令部。院子里被划出一块地方，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。

第二天中午12点的时候，规定缴枪的期限一过，德国兵就清点了他们收缴的武器。他们收到的步枪数量为14000支，相比于发放下去的20000支枪，总数还差了6000支。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。隔天清晨，德国人枪毙了两个铁路工人，据说是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。

阿尔焦姆听到德国人发布的命令后，急忙赶回家。他很严肃地小声问保尔：“你从外面往家里拿枪了没有？”

保尔本想瞒住步枪的事，但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，就照实说了。

阿尔焦姆把藏在梁上的枪取下来，毁掉了。他转身对弟弟说："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保尔，你也明白，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要是他们发现咱们家藏了枪，第一个被抓去枪毙的人就是我。你明白吗？"

保尔答应以后再也不往家里乱拿东西了。

当兄弟俩穿过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，他们发现隔壁的列辛斯基一家又回来了。

朱赫来已经在发电厂工作一个月了，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。朱赫来很喜欢保尔，常常给他讲解发电机的构造，并教他电工技术。

有一天，保尔走过发电厂院子里的木柴堆时，朱赫来叫住了他。朱赫来微笑着对保尔说："你母亲说你爱打架，像只公鸡一样好斗。其实，打架并不一定是坏事，不过得知道打的是谁，为什么要打他。"

保尔说："我可不随便打架，一定是对方不对，我才动手的。"

朱赫来出其不意地说："打架要有真本领，我来教你，好不好？"

于是，朱赫来向保尔介绍了英国式拳击的打法，给保尔上了第一课。保尔为了掌握这套拳法，吃了不少苦